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2/PV.8
25 September 1987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第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9月23日星期三，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弗洛林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总统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先生
讲话

— 继续一般性辩论 [9]：

下列各位发了言：

雷蒙先生 （法国）

吴学谦先生 （中国）

杰弗里·豪爵士 （联合王国）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87-64044/A

上午 10 点 30 分开会

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总统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先生讲话。

主席：大会将首先听取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哥斯达黎加总统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会堂。

主席：我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哥斯达黎加总统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先生阁下前来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阿里亚斯·桑切斯总统：我来自于一个你们都非常了解的国家。你们了解我们的价值、我们为发展而进行的斗争、我们为和平所作的努力。我来到这里请求你们的帮助，告诉你们如果在中美洲实现和平，我们就需要所有国家的支持。

我前来吁请大家发挥历久不衰原则的力量，以在中美洲实现和平、自由和民主。我前来吁请世界各国发挥政治和外交力量，以使我们能够一道走上一条可以保证该区域和平的新的道路。

一年前我来到这里时曾说到，中美洲的命运正面临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抉择。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中美洲五国已决定与和平共存亡。要结束战争，就必须在我们美洲的所有国家里建立政治民主；所有公民都必须享受到自由，并且在我们的疆域内必须严格地尊重人权。

在我们于危地马拉签署的和平计划中，我们要求对话和大赦。我们要求尽快停火。我们要求立即开始民主化进程。我们还要求举行反映我们各国大多数人民真正意愿的自由选举。我们要求介入该区域的所有大国停止军事援助。我们要求保证不利用一些国家的领土来向其他国家发动进攻。我们寻求削减军备。我们请求孔塔多拉集团、支持集团和联合国的诸位秘书长以及美洲国家组织在国家与国际范围内实行监督。我们提出了评价实现和平的进展的指导方针。我们指出，在民主和自由的气氛中，才能取得进展，才能使我们享受持久和平。这些观点代表了孔塔多拉集团多年的努力，表达了哥斯达黎加一个世纪的民主与自由的力

量。

一些人对中美洲签署的和平协议表示恐惧。他们说我们要取得的东西从来就没有人取得过。他们说在仇恨根深蒂固的情况下举行对话是不现实的。他们说在多年来存在着深刻的分歧的情况下和解也是不可能的。他们说在这种极端不同的意识形态把我们的人民分割开来的情况下并肩而进也是不可能的。他们还说一个骗子的话是不能相信的。如果我们放弃任何前人没有做过的事，美洲就永远不会被发现，人们就永远不会登上月球。我们就将会永远听命于无法抑制的某些疾病、任战争持续下去、接受中美洲处于持久的残酷生涯的命运。

我的观点恰好相反。我们有义务作不同的努力。我们在促进社会所需要的变革之中不能失去想象力与勇气。不能由于贫穷而低下头颅或遭受战争的涂炭。在这些阴影中过日子。我们不能摸索地、犹豫地走上一条新的道路，希望其他人会给予我们指导。我们要求和平、民主和自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往何处去，我们清楚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我们已厌烦空流眼泪。我们渴望别人了解我们的理想，以便一道取得发展。我们要把本区域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们在与危地马拉所签署的决议中保证要真诚地为和平而努力。我们确定了作为对话基础的方针并加以遵守，确定了所有有关国家争取实现的目标。我们为这些目标规定了期限。我们都一致认为必须采取紧急步骤来实现这些目标。我们一旦达到这些目标，我们的信誉就会增加，就会在我们之间和在全世界人民中建立起信任。枪炮越快安静下来，仇恨就会越快消失。重新建立自由的速度越快，我们的人民就会更快地享受民主，就能够更加尊重人权。

让我们搞清这一点，任何人都无权以人为规定的期限而判断中美洲在实现和平道路上的成功与否。协议中的一些目标会在少于估计的时间内实现，但其它一些目标则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只要我们正在为实现民族和解、实现享受自由以及结束国内战争方面取得真正进展，只要这种进展是新的政治现实的一部分，这一计划就能幸存，就将继续产生影响，希望就会遍布各地。

我们深知要克服的障碍之巨大，我们知道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反对中美洲所确定的道路的敌人。就算我们不能如期践付一个不切实际的时间表，也不会因此关闭了通往在中美洲尊行理性和消除战祸之门。

只要本区域和非本区域的任何国家蓄意背叛在危地马拉所达成的协议，这一计划就不复有效或具备诚意。只要有明确证据表明有人不愿放下武器、不愿实现民主和争取民族和解，这一计划也不会再是有效和具备诚意的。任何人都无权仅仅以过去的行为来作出判断。任何有关国家、任何大国都没有道德权威来指责别人。中美洲正在出现一种新的政治现实。我们呼吁尊重区域自决。我们呼吁相互谅解。我们吁请大家协助我们克服障碍和接近和平。

中美洲的问题起源于顽固的专制和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该地区千百万人贫困生活的见证便是几十年的饥谨和苦难。我们确信，恢复中美洲各国的民主将促进共同的适度发展，迅速和可靠地满足人民的各种基本需要。

我们认识到我们本身必须承担重建经济的基本责任。这一责任的一个重要部分便是缔造和平，因为没有和平便没有发展。我们开始走向和平，我们愿意做出一切努力来实现和平。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恢复持续的发展，以确保改善国际地位。我们还需要进入新的市场，并需要更为有利的偿债条件。对我们来说，还必须确保我们出口品的更为稳定的价格。

中美洲并没有得到它所需要的所有经济上的优惠。世界经济生怕例外处理，因为它认为，一旦允许某些国家有例外，就必须对其他国家也照此办理。这一点被用着一种口实，甚至面对贫困者的苦难和那些为维护民主制度而斗争的人的困境也无动于衷，而此时此刻，和平正处在紧要关头，更为有利的经济条件将推动结束战争。

听任老谋深算金融家以冷漠的态度来管理国际关系，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事情。在重新谈判我们无力按最初商定的条件偿付的外债的问题上，我们尚未取得足够的进展。同时，在开辟新的市场和稳定初级产品价格的问题上，也进展甚微。我们必须继续要求一种关注某些国家贫困的国际经济。我们需要一种有利于加强新兴民主的国际经济。国际经济必须对战争的苦难保持敏感，始终与和平的希望联系在一起。我们相信，经济不能与旨在消除贫困，确保各国之间稳定和平的人类的政治意图分离开来。

在一个充斥着复杂有时甚至是敌对现象的世界上，中美洲今天面临一个新的政治时代。五国总统恢复了他们的对话。他们的部长和专家也在进行会谈。武装叛乱分子和政府同样也在进行对话。和解委员会纷纷设立。许多个人也开始考虑宽恕和被宽恕的问题，考虑重新并肩工作的问题。中美洲国家的男男女女对和平方针表示怀疑。人们确实有理由去怀疑。目前的任务是消除障碍，加强对话，确保尽一切努力去减少暴力，争取更多一点自由，更多一点的民主。

我愿意请大会相信，哥斯达黎加决心为和平去做出努力。

今天，在中美洲出现了一种新的气氛。一种消退了的信仰开始再生，我们必须帮助发扬光大这种信仰。我们必须重新相信自由，相信对话，相信人民意愿的自由表达。我来到这里，是请大家同我们一道承担这项事业，是请大家给予帮助。

哥斯达黎加驻本组织的代表团将向大会提交在危地马拉签署的和平计划。我们请求本届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并在决议中认可这项计划。我们将请求这项计划得到世界各国为在本论坛中确定和支持正义事业而施加的全部政治力量的支持。我相信，我们将得到这种支持。我还相信，我们可以说，外交力量和诚意的政治协调永远比枪炮更为有力，永远比战争更为强大。我相信，我们将共同走上和平之路，以在中美洲地区一劳永逸地消除战争。

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弗朗索瓦·奎索说过：“悲观主义者只是旁观者，只有乐观主义者才能改变世界”。我来是请大会抱着高度的乐观主义参与这场努力，

使中美洲成为自由、公正、民主和平之地。

就我们本身而言，我们将为了本组织参与的所有崇高事业而加倍努力。我们大力谴责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我们谴责恐怖主义活动，不管它起源于何处或采取什么形式。我们愤怒谴责毒品交易。我们希望看到为同这些可怕的威胁作斗争而加强国际合作，我们还希望看到对罪犯给以更为严厉的惩罚。

我们希望看到为解决福克兰群岛主权问题而进行对话。我们希望看到两个朝鲜为实现和解，通过对话而实行开放。我们希望通过对话确保纳米比亚迅速实现无条件的独立。我们希望以对话作为手段，确保柬埔寨和阿富汗早日实现解放。我们赞成两个德国之间加强对话。我们重新坚定信心，支持联合国为确保中东和平而做出的努力。

在这里，我要重申我国的立场，即支持设立专门的财政安排，以同非洲的饥谨作斗争，减轻流离失所者的苦难，促进新兴民主国家的巩固，加强全世界的和平努力。

哥斯达黎加对超级大国之间的裁军谈判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们支持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裁减军备。作为一个没有武器的国家，我们知道安全与否不在于武力或威胁，更不在于使用暴力。安全存在于走向共同发展的过程之中，存在于无私的合作之中，存在于对多元化的尊重之中，存在于对帝国主义意图的否定之中。

此时此刻，同情并不足以减轻那些选择战争的国家的苦痛，因为不管是谁，只要曾以语言或行动鼓励战争，必将最终因其自己的儿女死于战场而受到致命创伤。对自由的恐惧促使许多人以武器来掩蔽自己。害怕对话也使一些人以教条掩蔽自己。我们不能无视历史。有多少次，我们克服了一种仇恨，又滋生出另一种仇恨！有多少次，一个暴君垮台，却又出现另一个暴君！有多少次，民主在武装力量的背叛行为面前颤抖！

让我们现在开始一个新的历程吧。 让我们面对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起伏变幻吧。 让我们承担起实现和平、自由和民主所固有的风险吧。

为结束战争，我国已援引了最受尊重的原则和人类最崇高的价值。 我国引用这些原则，要求建立一个较平等的国际经济，建立一个较少贫困和有较多有产者的新的经济，表明我们对在世界很多地方独裁统治摧毁人类精神表示厌倦，向世界重申，把人推向暴力是不公正的，公开宣布我们再不能一次又一次地重犯同样的错误了。

我们不能因为任何事情在现在都变得很困难而感到害怕。 我们不要因为问题成堆而感到害怕。 我们不要因为有时我们无力解决我们的困难或仇恨一时压过了相爱而感到害怕。 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找到相互理解和和平的新曙光。

我国诗人伊萨克·费利佩·阿索费法留给我们下面这段充满希望和鼓舞人心的诗句：

“是的，我的孩子，
星星都已消失了。
但在黎明之前
恰恰总是最黑暗的时刻。”

我们有机会重写历史。 我愿意特别谦逊地说，这是我们的责任。 在我们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决不要往后看。 为我们的人民建立一个较好命运的时刻已经到来。 我坚信，有你们的帮助，有所有抱着良好意愿的人民和国家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胜利。 我们决心去进行尝试。 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共同努力。

主席：我代表大会感谢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总统刚刚发表的重要讲话。

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总统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先生在护送下走出大厅。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我谨提请各位注意，根据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一般性辩论发言报名到今天下午六点截止。

雷蒙先生（法国）：能在大会上发言，我感到十分荣幸。

主席先生，我高兴地向您表示，法国对您当选的祝贺，您的当选证明了所有代表团对您的信任。我们相信，在您的主持下，本届大会的工作将具有权威性和效率。我祝您成功，向您保证我们将和您通力合作。

从上届大会以来到现在这段时间的国际形势有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解决地区冲突方面缺乏进展，令人不安。 不仅一个冲突也没解决——或是仍处于僵局，如南部非洲和柬埔寨，或是虽然宣布取得某些进展，如阿富汗，虽然出现过一个大概轮廓，如在中东问题上提出过召开会议的建议，都未能变为行动——更糟糕的是，在某些地区局势更加恶化了。伊朗与伊拉克的冲突就是如此，这一冲突不断引起严重对抗，而且很可能扩展到整个这一战略地区。 这一地区的均衡对整个世界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个特点是主要的经济和金融问题继续存在。过去这段时间内，在这方面同样没有令人满意的进展。债务问题仍然影响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形势，尽管已经实行了某些调整。 许多原料的价格不稳定，继续影响到国际贸易，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打击了许多国家进行的富有勇气的努力，因为他们的命运同这些产品的价格紧密相联。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发展仍然受到阻碍，人口压力仍然是一个因素，尽管这些国家人民的合法愿望在不断增长。

目前国际上最为关注的第三个特点是美苏关系的敞开。除了我刚提到的问题和失望，1987年也许可以称之为东西方关系重新获得推动力的一年。无论是在就销毁美苏中程导弹达成协议方面——这似乎已为期不远——还是在由于昂纳克先生出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使欧洲这块分裂大陆上各国人民之间增加联系方面——主席先生，这点您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们大家自然都注意到已展开的前景。欧洲安全与合作后续会议第三次会议的工作也展示了同一远景；我们希望，这次会议能够从现在起到12月在维也纳完成其工作任务，取得照顾周全的成果，包括在人权领域和个人间接接触方面获得的成果。

无论取得如何积极的进展，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关系的改善目前仍限于明确的范围之内：美苏裁军会谈仍有待于集中讨论削减苏联和美国庞大的战略武库，目前它们首先只是集中讨论欧洲。

鉴于目前世界局势，人们不禁要提出三个重大问题：美苏会谈在改善东西方关系方面能走多远？东西方关系的变化能否影响区域危机？我们是否更有能力解决世界面临的经济和财政问题？

法国认为，国际社会必须以下列手段迎接上述三项挑战：鼓励进展，但同时重新肯定东西方真正缓和的条件；创造有利于有关国家寻找解决区域性危机办法的条件；发挥想象力和拿出勇气，制定出有助于解决债务与发展问题的新办法。

一个比较稳定和相互依存的世界必须也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世界。法国十分清楚诸如目前苏美关系正常化所产生的影响这一类问题的利害关系。我们希望，这不会造成其它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安全程度的下降。

法国十分仔细地关注销毁美苏中程导弹条约的编纂起草工作。

法国恰当地欢迎苏联作出排除它在通往达成协议道路上的障碍的决定，不论是在日内瓦双边谈判各方面问题的联系方面，将英国和法国独立核力量考虑进去的要求方面，还是在要求保留对付亚洲的一定数目的SS—20导弹方面。

不过，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头脑清醒。更多的裁军并不就自然而然地意味着更

大程度的安全。

我们尤其不能忽略常规武器和化学武器方面存在着大幅度的不均衡而造成的对欧洲的威胁。

因此，法国早在1978年就倡议召开欧洲裁军会议，并欢迎一年前在斯德哥尔摩取得的成果。法国同其大西洋联盟伙伴们一道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多边活动中将不遗余力地使我们希望于1988年召开的欧洲裁军会议的第二阶段使我们大陆上的常规军备比较稳定。

由于同一原因，我们极为重视旨在完全禁止在世界上制造化学武器和销毁现有贮存的日内瓦谈判。但在争取销毁这一最庞大武器贮存之前，为了安全，有必要维持最低限度贮存的方案。西欧不能在苏联完成其经核查的销毁其武器贮存前十年，就在化学武器领域裁军。

拟议中的消除中程核力量不应使人们忘记，欧洲在没有目前阶段限制下仍然遭受着其数目多得多的洲际导弹系统的威胁，这些武器系统同样能够打到大西洋我们这一边的目标。因此，法国希望，美国和苏联在不忽视防御系统和反弹道导弹条约有关的问题的情况下，最终回到军备控制——即：两国的战略武器系统这一真正的优先项目上来。

法国在这种精神指导下赞成去年在雷克雅未克制定的苏美战略武库削减百分之五十的目标。诚然，它们的武库削减一半只不过使美苏回到前十年末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签署时的水平。但这显然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而且作为真正优先项目，不是在虚幻中寻求非核化，而是逐步地，有核查地削减庞大的中心武库。实际上没有其它任何认真的替代办法，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设想在可预见的未来彻底销毁核武器。

一旦时机成熟，法国不会拒绝参加核裁军多边谈判。但这种会谈只是在削减核武器进程后阶段进行才合适，那时两个超级大国可能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法兰西共和国总统1983年9月在这个讲坛上列举了法国参加的条件。我愿在此重

申：苏美武库应削减至它们的武库同其它核国家武库间悬殊发生质变的水平；不能加强可能破坏目前威慑基地的防御系统；必须消除常规武器的不均衡和必须消除化学武器的威胁。

在此之前，法国不会同意在自己没有参加的谈判中直接或间接地考虑其力量。

正如雅克·希拉克总理去年在本讲坛上指明的那样：

“只要法国的安全依赖于核威慑，那么我国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按照实际需要保持其战略力量的可靠性。基于这个原因，当其他大国还保持着超量的核能力的时候，法国自然要拒绝继续以任何形式有计划地报废它的核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既不会接受对其核武库的数量或质量上的冻结，也不会停止它的核试验。前者并没有超过维护法国的安全和独立所需要的水平。而后者是在绝对安全的条件下进行的，……”（A/41/PV.8，第33页）

这已得到太平洋国家独立专家们的承认，我们理解并同意他们对环境的关心。

在新闻领域内，法国准备采取一项新措施。在欢迎该地区一些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今年来到穆鲁罗阿试验场地之后，法国现在还邀请太平洋交界的安第斯国家领导人。其它国家比法国试验的次数多得多，并且也进行了很长时间。但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提出过这样的保证。

东西方关系的气氛得到改善至今未对主要的地区冲突产生影响。承认这一事实，国际社会必须增加其注意力，加紧努力，特别要创造有利条件，使直接有关的各方找到恰当的解决办法。

在一些事例中，形势仍陷于僵局。南部非洲就是如此。由于历史、语言和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法国与整个非洲、特别是与靠近它的国家有一种共同感，因为这个原因，法国认为应给予新的推动，以在南部非洲减少紧张，恢复对话并重建和平。法国已在这方面采取了行动，例如，在法国的倡议之下，并在法国与该地区各国经过几个月的多次接触之后，最近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俘虏交换。我们希

望在这次交换之后立即象期望的那样出现新的进展。安哥拉总统目前对巴黎的正式访问和莫桑比克总统下周的访问将使我们有可能预测已经开拓的前景，这两位总统都在实现交换中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如果南非本身不在所有组成南非社会并共同建设了这个国家的人中进行对话，和平就不可能重返这一地区。这一必要的对话前提是释放政治犯、抛弃暴力和先决条件。其目的就是消除种族隔离。法国政府彻底谴责令人不能容忍的种族隔离制度。它一贯支持，特别是在欧洲共同体内，实施旨在使南非政府开始这种对话的限制性措施。

与此有所不同的是西撒哈拉的冲突。虽然还看不到明显的进展，但由于目前正在进行的调解努力，它也许提供了更有希望解决问题的前景。联合国秘书长、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主席和友好的阿拉伯领导人的共同努力应最终在有关人民自决权的范围内产生一种解决办法。没有国家会比法国更欢迎一个使北非国家更加接近的解决方法。法国与这些国家保持着真正特殊的关系。

在撒哈拉的另一端，乍得与利比亚的冲突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最终的结果仍然未定。乍得军队在西赛纳·哈布雷总统的领导下，集决心、勇气和胆量于一身，成功地从外国占领下解放了北部几乎所有的省份。关于阿乌祖地带的争议依然存在。很明显，非统组织及其特设委员会正在解决的这场争议目前只有按照法律进行解决才能找到一个永久的解决办法。法国给予了乍得独立，并因此给了它国界，法国认为这一领土属于乍得。它再次准备向提出要求的机构提供它所拥有的文件。至于其他，法国将遵守其承诺，它将在那里保持目前的纯粹为了防御和威慑目的的军事安排，一直到它认为有必要保持的时候。

在柬埔寨，尽管东盟国家作出了努力，但形势仍陷于僵局。但是，外国占领不存在任何正当的理由，这种占领的继续越来越体现出殖民的色彩。越南应该理解它现在所处的僵局。它必须设法与其邻国一起、并在大家的帮助下，特别是在西哈努克亲王——法国高兴地欢迎他——的帮助下，找到一条政治解决的道路。法国人民同高棉人民有着古老而永存的友谊，这种友谊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对法国人民来说，这种解决办法只能是重建一个不受一切外国占领、能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柬埔寨。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虽具有解决问题的意愿，但不幸没有被付诸实际行动。国际社会有责任加倍努力，更加坚定。

关于阿富汗问题，苏联的一些声明引起了这样的推测：莫斯科新的领导人也许已经明白，对这个与苏联毫无敌意的独立和不结盟国家的入侵及随后的占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事实是，这场进行了八年的激烈的战争没有动摇一个勇敢的民族的抵抗决心。他们百折不挠的决心，国际社会对侵略者的严厉谴责和对阿富汗事业的坚持支持以及对慷慨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接纳了被迫流亡的三百万难民的巴基斯坦的坚持支持，这一切应该使苏联相信它不能依靠时间以武力来强行解决。由于秘书长及其特使科多维斯先生的努力，解决的条件已经大体确定，但事实是关于苏联撤军时间表的日内瓦谈判还没有达到目的。如果苏联领导人真诚希望走向谈判解决的道路，他们就应采取相应的行动，以迅速结束这场不合时宜的冲突，完全接受阿富汗人民自由决定其未来的权利。这就是法国和在这里的几乎所有其他国家所期待于他们的。在很大程度上，国际气候的变化将有赖于此。

在中东，经过数年的僵局之后，以色列——阿拉伯冲突最近出现了新的具有希

望的进展迹象，它正考虑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修改后的框架中全面解决的办法，这一国际会议将使冲突的各方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聚集在一起。法国从一开始就赞成这一方案，并希望在其中起积极的作用。我们认为，这样的会议应起思考和提供意见的作用，而不是将自己强加于各方，或代替它们。它应起支持和丰富对话的作用。由于一些阿拉伯和以色列领导人的大胆倡议，这样的对话已经开始。不幸的是，朝着和平的进展目前看来已经停滞。恢复其前进的势头极其重要，这自然要靠直接有关的各方的主动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鼓励，特别是那些具有特别责任和义务的国家。经过四十年的对抗之后，现在早已是保证以色列在安全的、得到承认的国界内和平生活、巴勒斯坦人民以完全意义上的自决方式选择其未来的时候了。

在这冲突的中心，支离破碎，倍受破坏的黎巴嫩违愿地在它没有影响的这一地区的冲突中付出越来越沉重的代价，在战争的悲剧之上，现在又加上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的影响。法国已决定不顾危险，继续留在黎巴嫩。它仍然是联合国部队的一部分，尽管它存在着缺点，但它体现了国际社会对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所承担的义务。全世界现在应该动员起来，代表全体黎巴嫩人民作出特殊的努力。法国今年已增加了它的援助。它呼吁所有的人向最近由法语区国家最高级会议建立的特别基金提供捐助。但是，黎巴嫩人自己的和解以及与该地区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关系，才能使黎巴嫩找到和平。这是我们一贯对各个黎巴嫩领导人和各个邻国所表示的立场。

最后，一个远远不是在减缓的危机似乎可能蔓延到整个地区伊拉克与伊朗之间毁灭性的战争已持续了七年。就其受害者的人数和战斗的严酷性而言，这场战争必定已被列为本世纪最残酷的战争。战争的形式使用了那些特别应受谴责的方式，如化学武器，将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孩子送上前线。目前，这场战争直接危机其他国家，严重侵犯了国际社会所赞同的自由、安全航行的原则。

法国同在场的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呼吁停止只有全盘地考虑才可得到解决的冲突。除了对两国人民遭受的巨大痛苦之外，法国尤其对海湾地区沿岸国家的关注十分敏感，并以具体的方式表明我们对航行自由的支持。我们的一些舰只正在该地区保护我们的利益。但我们正有意识地将这一行动限制在具体范围内，并已拒绝参加任何有可能使该地区局势带上东西方冲突色彩的多国行动。

九个月以前，秘书长以坚持不懈的精神——我对此表示敬意——呼吁安全理事会做出新的努力。在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举行了密切磋商、所有成员国举行了建设性的辩论之后，这些努力在7月20日举行的、我有幸主持的会议上导致一致通过了第598（1987）号决议。这一公允的决议应得到全部实施，首先从实施停火决定开始。

两个月的时间已过去。秘书长已去过德黑兰和巴格达。似乎交战双方中只有一方表示接受该决议的全部内容，而另一方却试图强行对决议内容作自己一方的解释，提出自己一方的条件。根据《宪章》第七章行事的安全理事会的权威以及整个联合国的权威受到了威胁。必须坚定不移，因为，正如法国总理希拉克先生去年在此强调指出的，顽固地进行这场荒谬的战争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了痛苦，而且有可能破坏这一对整个世界都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存在着的平衡。

除了我已提及的之外，其它区域性危机仍未解决，依然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尽管最能提出解决办法的秘书长做出了努力，塞浦路斯存在的既成事实的局势依然如旧，法国并不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在朝鲜半岛的南部目前正出现引人注目的民主化进程。我们希望汉城与平壤之间尽早恢复直接接触，希望朝鲜人民最终能作为一个整体加入联合国。

最后，我想提及中美洲局势。哥斯达黎加总统已强调指出了这一局势中充满希望的方面。在孔塔多拉集团发起并做出了四年多的持续努力之后，中美洲五国总统达成了总协议。当然，任何人都不会认为今后的道路将是坦途。但是，在危地马拉举行的首脑会议向前迈出了一步。中美洲各国已表明决心打破对峙的循

环，自己解决彼此间的争端。那次会议产生的希望不应被扑灭。通过使所有有关方参加而做出的承诺应能将民主制度扩大到整个地区并为持久和平奠定基础。

显然，东西方关系的改善本身并不能解决区域性危机。解决方法只能产生于各直接有关的国家做出的努力、产生于国际社会创造有利条件为使这些努力获得成功而采取的行动。欧洲人过去曾为自相残杀的战争所分裂，今天正坚定地致力于建设一个共同的未来，对此十分了解。法国随时准备对任何解决冲突的区域性尝试做出贡献，准备采取可使欧洲做出贡献的行动。

困扰着国际社会的严重的经济与金融问题表明，自私与短期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常常代替了对必要的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的认识。在这方面，欧洲的实验正在指明出路。

欧洲共同体正变得更为强大。1986年1月扩大接纳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做法已加强了共同体的地中海部分。1987年7月开始生效的《单一欧洲法》开辟了新的行动领域，同时也为共同体规定了一个重要目标：于1992年建成一巨大的对内市场。自九年前建立以来，欧洲货币制度已成为国际货币制度危机之中的一个稳定的支柱。最后，欧洲的技术体现在有时超出十二国范围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例如《阿利安娜》和《尤里卡》。

欧洲共同体拥有三亿二千万欧洲人，对世界敞开大门，决心使欧洲在政治与安全方面恢复自己的合法地位。

法国同自己的伙伴一样，坚信这一走向欧洲统一的运动如果使欧洲转而内向，那将失去其重要意义以及力量。面对着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欧洲共同体十二国已表明了坚定的态度，并继续支持发展外贸。欧洲共同体既是世界的主要出口国，也是最开放的市场之一。共同体进口货物中的绝大多数都免收关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中有90%不收关税。在处理对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有利的关系时依据的《洛美公约》已为南北合作形式提出了楷模。普惠制在使其它国家的产品进入共同体市场方面提供了重要的保证。最后，欧洲已同区域性组织和许多国家、

特别是地中海国家签定了联合与合作协议。

现在，我们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因此，共同体十二国正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众所周知，这其中包括敏感的农业领域。共同体，包括法国，准备认真地解决世界农业市场的种种不平衡现象。但是，人们决不能指望我们对共同农业政策的原则与成就提出疑问。我刚才提到的新一轮贸易谈判为贸易大幅度自由化提供了机会。世界经济发展取决于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每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一发展将使最贫穷的国家受益匪浅。

在过去的一年中，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自六十年代末以来在国际货币制度上存在的混乱是世界经济表现平平的原因之一。法国一直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使兑换率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和降低利率。在这方面，1987年期间出现了朝着正确方向的变化。今年二月在巴黎签署并经威尼斯首脑会议确认的《卢孚协议》同我们所希望的一样，包括了稳定主要货币兑换率及统一经济政策的具体目标。这些协议已带来了令人鼓舞的初步结果，但所有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仍需做大量工作方能确保建立稳定的国际货币秩序。

在商品领域，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这些商品的价格依然不稳和较低。除了健全的市场组织之外，也必需使生产国的经济多样化。共同基金的项目之一实现了这一目标。法国希望这一协议尽早生效。

在给世界经济带来麻烦的种种问题中，最严重和最危险的当然是第三世界债务问题。对一些国家来说，情况已变得严重。法国了解这些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这方面遇到的困难，了解这些国家中许多国家已经大胆进行的调整与改革，了解由此给这些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后果。这些国家尤其应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专门讨论非洲大陆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结论不应仍然只是一纸空文。

法国已就债务问题提出了建议，建议延长最贫穷国家偿还债务的宽限期和还债期限。巴黎俱乐部已将这些建议付诸实施。应当大量增加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

资金。所有出借者均应做出贡献，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均应参加，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多边机构也应进一步努力帮助第三世界。因此，必须增加世界银行的资金来源，必须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有关将结构调整机构的资金增加三倍的讨论，以便能迅速增加向最贫穷国家提供的优惠贷款。

增加官方发展援助依然是必要的。法国已决定在1988年将官方发展援助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0.54%。我们正继续接近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生产总值0.7%这一目标。作为优先考虑，我们将首先援助最贫穷的国家，国际社会应当再次审查这些国家的状况。因此，我们已要求作为东道国，于1990年在巴黎召开下一次最不发达国家会议。

不进行磋商和对话是不可能对国际经济局势加以控制的。为此原因，我们欢迎不久前举行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取得的结果。正如共同体现任主席、我的丹麦同事所回顾指出的，欧洲共同体在那次会议上做出了巨大贡献。那次会议表明普遍存在着本着坦率与大度的精神，现实地解决第三世界的问题的决心。

人们为谋求解决不发达现象所作出的努力以及出于同样的原因，为改善大多数人类的物质境遇所作出的努力是不能与国际社会为确保在世界上更加尊重人权所进行的斗争分隔开来的。

人权问题超越了东西双方关系和南北问题的范畴。问题的关键是每一个人都具有尊严。我们不能允许用差异的态度对待不同地点和环境的人们。认为自由可以以种种面目出现，以及认为某些基本权利应优先于其它权利，也都是不能允许的。只要人权遭到践踏——无论是在南非、柬埔寨、阿富汗或是在智利，法国都不会默不作声的。法国将永远站在那些渴望民主，尽管受到威胁但仍向往生活的人们的一边，无论他们今天生活在菲律宾还是生活在海地。

正是由于法国希望在这一点上无可指摘，法国在新喀里多尼亚组织了一次关于自决的公民投票。新喀里多尼亚的人民在平静和毫无争执的情况下，作出了明确

而无可争辩的选择——赞成该领土保留在法兰西共和国内。法国政府本着其一贯的坦率精神，在与所有的喀里多尼亚人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之后，提出了一个应为所有人接受的高度自治法规。

在许多侵犯人权的行为之中，最为丑恶的是恐怖主义，因为恐怖主义把矛头系统地指向无辜的人民并诉诸最为卑鄙懦弱的行动——例如向教堂或百货店投掷炸弹，扣留人质，并以他们的性命进行讹诈，从而使受害者遭到无休止的折磨，使他们的家庭感到难以承受的痛苦。经验清楚地表明，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任何个人，无论受到多么周密的保护，都不能逃脱这一灾祸。任何斗争，无论具有何等的合法性，也没有理由采取上述暴行，这些罪行以及构成这些罪行思想根源的偏执不化和盲从狂热构成了对整个国际社会的持续威胁。

每一个国家固然必须采取防范、打击和惩治恐怖主义的措施，但是如果没有各国间更为具体的合作，是不可能完全奏效的。在进行反对这一暴行的努力的同时，还应发出明确的谴责：任何怂恿行为或同谋关系，哪怕是消极的，也不应允许。法国敦促世界上所有国家进行毫不留情不懈坚决斗争，直到我们时代的这个毒根完全拔除为止。

就东西双方关系危机的解决、以及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的反应而言，我们要作的事还很多。假如国际社会面对不断出现的新的障碍感到厌烦或气馁从而在某个领域认输的话，那么我们的一切努力就会化为乌有。

这些都是联合国组织的责任。着重指出联合国的缺点、不足和官僚主义是毫不费力的，因为这些缺陷是我们自己的，属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首先，我们必须使联合国适应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变化，在保持不可或缺的平衡的同时，着手进行必要的改革。对于那些可能会对旧金山奠定的联合国体系的基础造成破坏的改革，我们应持怀疑态度：联合国体系已证明自己是不可取代的。真

正的改革应当把更完善地贯彻《宪章》和更良好地发挥联合国机构的职能作为其目标。这就是我们认为迅速贯彻 18 人小组的结论是符合人们愿望的原因，也是我国和其它所有法语国家在最近召开的魁北克首脑会议上要求严格执行有关法语的使用方式的规定的规定的原因。

谈到我们过去已经做了和现在待做的事情，我们知道联合国曾经信赖并将继续信赖着一个人，他既是联合国的灵魂又是联合国的最高首长：联合国秘书长。我愿再一次向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法国政府的崇高敬意和感谢，他以其天才和勇气干练地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卓越的服务，从而赢得了我们大家的敬重和不断的支持。

正是这项使命是服务于和平的。“和平”这个字常常被人滥用，然而，和平必须仍然是我们最伟大的理想和理智的表达方式。我们的当务之急当然是结束冲突：通过武力强加的解决方案永远不会象通过自由谈判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那样持久。为实现和平所作出的努力必须也包括组织有效的、井然有序的保障我们安全的裁军。最后，为和平而努力意味着解决冲突的根源和创造缓和紧张局势的条件。安全、裁军和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正如在最近联合国召开的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会议所表明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因此，我们的合乎理性的理想就是：真正的和平是同减少世界上不平等现象分不开的，也是和支持发展与合作分不开的。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联合国以及联合国的所有专门机构在确保现代科学所带来的巨大财富造福于最大多数人而不只是少数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那里，超越了往往从许多个世纪以来就开始了的争吵，出现了我们时代的真正挑战。

吴学谦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热烈祝贺您当选为第四十二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相信您定能以自己的才智和经验，出色地完成这一崇高的使命。借此机会，我还要对您的前任——胡迈荣·乔杜里先生

为上届大会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赞赏和感谢。

在过去的一年里，世界各国人民为维护和平，谋求发展进行了多方面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新的积极成果。广大第三世界和众多的中、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积极作用，影响不断增强，显示了和平力量的发展和壮大。要求制止军备竞赛和侵略扩张，主张实现真正的裁军和早日地解决地区的冲突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形势下，美苏继续进行对话，东西方关系出现了一些缓和的气氛。

然而，造成国际局势紧张、动荡的因素依然存在。军备竞赛还未停止，而且正日益向外层空间和其他高技术领域发展。“热点”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有的地区冲突还有升级的危险。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困难有增无减，南北矛盾更加突出。对于这些问题，中国和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致力和平、谋求发展的国家，不能不感到严重关切。为了和大家一起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我愿意在这里谈一谈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主张。

制止军备竞赛，消弭地区冲突，是世界人民的普遍要求，也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

实现有效裁军是缓和国际局势、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一环。自1985年美苏恢复日内瓦军控谈判以来，我们一直希望它们通过认真谈判，达成有利于世界和平而不损害其它国家权益的协议。现在，美苏关于中导问题的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双方达成原则协议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双零点方案”。我们认为，对话总比对抗好，缓和总比紧张好。世界和平不可分割，欧亚安全同等重要。美苏如果能够正式达成中导协议并付诸实施，彻底销毁它们部署在欧亚两洲的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将是朝着削减核军备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无疑是值得欢迎的。

当然，要实现真正裁军，前面的路子还很长很长，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消除了中程和中短程导弹之后，美苏的核武器也只减少不到百分之五，它们各自仍

然拥有摧毁世界多次的核力量。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应当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外空武器、化学、生物以及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且，大量裁减常规军备。世界各国人民渴望在和平中求得发展。裁军任务是紧迫的，但裁军谈判进展十分缓慢。中导谈判尚且拖了近六年之久，关于削减战略武器，或者其它裁军问题的谈判就更困难了。照这样下去，现在有的大约5万枚核弹头何时才能全部销毁？上述裁军目标何时才能实现？国际社会当然地强烈希望美苏尽快实现大幅度裁军，达成中导协议之后，继续就其它领域的裁军问题进行认真谈判，并达成协议，切实付诸实施。而不要止步不前，更不要一方面达成销毁中导的协议，另一方面又竞相发展更加尖端的新型武器。

为了推动裁军，中国代表团于去年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关于核裁军和常规裁军的两项提案。并在会员国的广泛支持下获得了通过。这两项提案强调拥有最大武库的国家对裁军负有特殊责任，应当率先大幅度裁减核军备和常规军备。这是裁军能否取得进展的关键所在。在当今的世界上，拥有最大核武库和常规武库的是美苏两家，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也只有它们两家。如果它们能够率先大幅度裁军，世界和平的威胁就会大大减少。

中国不仅在裁军问题上积极提出自己的建议和主张，而且采取了一系列裁军的实际行动。从1964年中国开始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单方面宣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还承诺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我们不主张核扩散，也不搞核扩散，不帮助别的国家发展核武器。中国尊重并且支持有关国家和地区在自行协商、自愿协议的基础上建立无核区或和平区。先后签署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和《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的有关附加议定书。近年来，我们还主动停止了大气层核试验，裁减军事员额一百万，压缩军费开支，并且将一批军事工业转为民用生产，将部分军事设施转为民用或军民合用。

裁军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裁军的进展需要有关国家的诚意，更需要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锲而不舍的努力。在事关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裁军问题上，世界各国无论大国还是中小国家，无论有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都应当有平等的发言权。都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欧洲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现在又是两大军事集团直接对峙的地方，东西欧国家，对于与自身安全密切相关的裁军问题尤为关切，对推动美苏军控谈判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讨论裁军问题的时候，各国的正当权益和合理主张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认真的考虑。任何裁军协议都应当有助于增进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安全，而不应当损害任何国家和任何地区的安全。

在这里，我还愿意提到最近结束的裁军与发展关系会议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一致通过了最后文件。这样的会议对国际社会提高对裁军、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的认识，具有积极的意义。

公正合理地解决地区冲突、消除热点，对缓和国际形势、维护世界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过去的一年中，联合国和许多主持正义的国家为此作了很多的努力，但迄今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某些国家无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拒不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坚持侵略扩张政策。它们继续侵占别国领土，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致使世界上地区冲突不断，“热点”难以消除。

中国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更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我们认为，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国家是最严重的国际罪行，绝不能与被侵略国家的内政问题相混淆。中国历来主张，世界上一切国家都应当恪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赞成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地区冲突，因为这符合有关国家和世

界和平的根本利益。

要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地区冲突，首要的是必须停止对别国的侵略扩张，结束对别国的军事占领。外国军队必须迅速地、无条件地从它们侵占的领土上撤出去，恢复被侵略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想以“政治解决”为名来维护侵略扩张的既得利益，是行不通的。

要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地区冲突，还必须让有关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实行真正的自决原则。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应当按照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由有关国家通过谈判求得解决。一国内部的争端应当由本国人民自行解决。

要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地区冲突，有关各方都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是越南必须停止侵略，尽快从柬埔寨全部撤军。联合国大会多次就此通过了决议。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其他主持正义的国家为寻求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一年来，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越南当局也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讲了不少话，而实际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诚意，坚持侵略扩张的立场没有改变。至今，他们仍然置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于不顾，制造种种借口，继续对柬埔寨进行军事占领。越南当局明明是侵略者，对柬埔寨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却硬要把自己装扮成局外人，坚持什么要先实现柬埔寨内部的“民族和解”，然后它才撤军。它提出的所谓“政治解决”方案，说穿了就是要国际社会承认越南侵占柬埔寨的既成事实，维系一个受它控制的“政府”，确保它侵略扩张的既得利益。这当然是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东盟各国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所不能接受的。

中国在柬埔寨不谋求任何私利。我们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就是维护国际关系准则，反对侵略，主持正义。我们认为，联合国历届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应当认真执行。我们支持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东盟和联合国秘书长为谋求公正合理解决柬埔寨问题所作的努力。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民柬联合政府提出的关于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八点建议是合情合理的，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应当成为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基础。我们相信，只要越南在国际监督下从柬埔寨全部撤军，柬埔寨人民将会在众望所归的伟大爱国者西哈努克亲王的领导下，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协商解决他们国家内部的问题，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并在联合国监督下通过自由选举选出自己的新政府，使柬埔寨成为一个独立、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国家。这将有利于这一地区以及整个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一俟有关各方就解决柬埔寨问题达成协议，中国愿意同其他国家一道，参加有关的国际保证。

阿富汗战争并没有因为喀布尔政权宣布“停火”而停止。实际上，对抵抗运动的围剿，对无辜平民的杀戮和对巴基斯坦的侵犯仍在继续。只要外国侵略军不撤走，抵抗侵略的战争就不会停止。人们清楚地看到，所谓“先保证，后撤军”或“先和解，后撤军”，只不过是拖延从阿富汗撤军的托词。如果苏联真想政治解决，就应当执行联合国历届大会的有关决议，尽早从阿富汗全部撤军。这是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关键，也是医治这个“流血伤口”的唯一办法。我们支持巴基斯坦等有关国家和联合国为公正合理解决阿富汗问题所作的努力，希望阿富汗早日恢复独立、主权、中立和不结盟地位。

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是谋求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可行途径。中国政府支持联合国秘书长为此所作的努力。我们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国际上公认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有权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会议。中国一

贯反对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政策，坚决支持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收复被占领土和恢复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我们衷心希望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通过友好协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协调行动，共同努力，争取中东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的解决。

当前海湾出现了紧张对峙的局面，形势变得更加动荡。对此，中国政府表示严重关切。我们对两伊战争一向采取中立、劝和的立场，推动它们尽快罢战言和，致力和平建设，努力发展自己，而不要在战争中消耗彼此的力量。联合国安理会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一致通过的598号决议，反映了国际社会要求尽快结束两伊战争的强烈愿望，为和平解决两伊冲突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我们赞赏联合国秘书长为实施决议作出的可贵贡献，支持他继续进行这一活动。中国已经并将继续为推动这一决议的全面实施作出自己的努力。从早日结束流血冲突、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愿望出发，中国政府再次呼吁两伊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与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长合作，认真执行598号决议，谋求两伊争端的全面、公正、合理解决；呼吁有关各方采取克制态度，保证海湾国际航道的航行自由和安全；呼吁大国停止在海湾的军事卷入，以避免冲突升级，让海湾沿岸各国自己协商解决海湾问题。

一年来，南非和纳米比亚出现了群众运动持续高涨的局面，反对种族主义统治、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不断发展。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更加孤立，但仍顽固坚持种族隔离制度，残酷镇压南非人民，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肆意侵扰邻国，竭力拖延和阻挠南部非洲问题的解决。中国政府强烈谴责南非当局的倒行逆施。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支持南非、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对南非有影响的国家，支持南部非洲地区人民的斗争，进一步向南非当局施加压力，实行有效的制裁，迫使它放弃种族隔离和破坏邻国稳定的政策，无条件地执行安理会435号决议，使纳米比亚早日得到独立。

中美洲的和平进程几经挫折，最近终于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一个多月前，中美洲五国首脑会议签署了《在中美洲建立稳定和持久和平的程序》的文件，对缓和这一地区紧张、动荡的局势具有积极意义。这是中美洲各国和平意愿的体现，也是孔塔多拉集团和利马集团和平斡旋的结果。我们衷心希望所有有关方面尊重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果，使已经达成的协议得以顺利实施，使中美洲能够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早日实现和平与稳定。

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只有通过减少南北之间的军事对峙，增加双方的接触和对话才能得到缓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最近相继提出的，在朝鲜半岛实行北南双方分阶段裁军、撤出美国军队及举行朝鲜北、南和美国三方外长会议等建议是建设性的，合理的。我们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得到有关方面的积极响应。

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也是国际社会深为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一年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相互间经济摩擦加剧。发展中国家由于外部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面临空前严重的困难。许多初级产品的价格仍处于战后最低水平，而制成品的出口又受到日益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阻碍。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锐减，而资金流入量又急剧下降。它们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去年已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在这种形势下，尽管发展中国家作了艰苦的努力，进行经济调整或改革，总的来说，它们的经济增长仍很缓慢，困难还在增加。至于最不发达国家，困难就更加突出了。

世界经济是一个整体。南北互有需要，相互依存。发展中国家经济停滞，越来越穷，势必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当然也影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利天下者，天下亦利之”。发达国家应当努力改善国际经济环境，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经济困难。为此，我们提出以下主张：

一、发达国家采取措施稳定初级产品价格，并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出口商品多样化提供资助，稳定并提高它们的出口收入。

二、发达国家履行它们的承诺，减少并制止贸易保护主义。它们还应扩大给予

发展中国家的普惠制待遇。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三、发达国家尽早达到联合国规定的官方发展援助指标，增加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其他形式的资金。国际金融机构也应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积极向它们提供条件优惠的资金。

四、债务国、债权国、国际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要共同承担债务责任，通过持续对话商定各种可行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

五、在贸易、资金、援助和债务等方面给予最不发达国家以特殊优惠照顾；采取有效措施落实去年特别联大一致通过的《非洲经济恢复和发展行动纲领》。

不久前举行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七届大会就发展资源、商品、国际贸易和最不发达国家问题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为进一步开展南北对话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希望本届联大在审议有关问题时能在此基础上取得新的进展。我们主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保持和加强对话，共同努力，在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南北关系，以加强国际合作，振兴世界经济。

中国正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全国安定团结，改革、开放稳步前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我国的生产力还比较低下，经济还比较落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使我国逐步摆脱贫困、落后和不发达的状态。为此，我们必须长期坚持改革，坚持对内对外开放，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促进生产力活跃地迅速地发展。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回顾我国九年来的历史性变化，重申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基本方针政策，对改革、开放进行理论上的阐述。大会将作出加快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部署，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如同改革和开放政策一样，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长期不变的。奉行这一政策既是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也是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履行我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一政策既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就可以得到更快的发展，也可以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主席先生，

联合国作为当今最重要的全球性组织，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加强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些作用正在继续增强。去年联大经过各方努力通过了关于提高联合国行政和财政效率的决议。目前，联合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刻。我们支持联合国进行必要的合理的改革，进一步提高效能，更好地实现《宪章》宗旨。联合国是世界各国的组织，需要各会员国的支持。我们希望对当前财政困难负有直接责任的大国，履行《宪章》规定的义务。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一如既往严格遵守《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愿与其他成员国一起，为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各个领域的作用作出贡献。

谢谢主席先生。

杰弗里·豪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主席先生，请首先允许我为你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向你表示热烈祝贺，同时也向即将离任的大会主席，英联邦伙伴成员国的代表，孟加拉国外交部长表示赞赏。

今年大会开会之际，人们对世界满怀希望，但同时危险也与日俱增。有希望，是因为经过多年努力之后，美国与苏联之间不久即可望达成一项历史性的裁军协定；危险与日俱增则是因为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正对更广泛的和平与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这两个自豪、独立的海湾国家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七年来这两个国家却无情的自相残杀。其延续时间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倍。在我们眼前尸横遍野，年青人死于炸弹、机枪和毒气之下，双方的平民都受到狂轰滥炸。战斗人员更将野蛮的破坏与杀戮扩展到海湾的国际水域。两天之前，又有一艘英国船只“微风”号受到了攻击，船员无辜丧生。这是无端攻击非武装船只的一次可耻行为。在海湾英国船只已是第六次受到袭击。

船只世代代在这一著名的海路上航行。这是一个国际航道：任何国家均无权决定由谁使用这一航道。联合王国在其悠久的历史上一贯主张航行自由，今后仍将提倡这一自由。各国只要采取行动维护这一自由，便应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然而，几个月来，航行自由接连在这一水域受到威胁，非武装船只受到任意攻击，无辜的商业运输受到骚扰，特别危险的是在海湾任意布雷。世人可见的又一例证是星期一伊朗在国际水域内一支船队的航道上布雷，美国对这一疯狂行动的回答完全是有理的，所有希望结束这一冲突的国家都应支持美国的这一行动，因为这种对和平威胁的升级危及整个地区的稳定。

这是对本组织及其宗旨和原则的最为直接的挑战。毋容讳言，联合国如何处理两伊战争对其在我们所代表的人民的心目中的形象将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联合国若要奋起迎接这一挑战，帮助结束这一荒唐的屠杀的话，我们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努力团结一致，而这种团结在过去几乎是从未有过的。其他国际组织也可以积极领先谴责这一冲突，为和平事业而全力以赴。因此，我们之所以珍视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联盟、不结盟组织与伊斯兰会议组织日益重要的支持。同样，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十二个成员国也一致给予支持。

所有这些都表明，世人对结束海湾冲突深表关切。但单是关切还是不够的。安理会负有采取行动的特别责任。安理会已一致接受这一责任。这种一致性的基础是五个常任理事国有着共同的决心。每个常任理事国都已努力以和平事业为重，将其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五个常任理事国一定要继续这样做，因为迫切需要五大国继续共同努力，以推动整个安理会。

没有人比秘书长本人更理解和强调这一需要。因此，亲自承担安理会最近委托于他的这一艰巨和微妙的使命尤为合适。 据此，就象他为和平大业所做的全部工作那样，他都理应得到我们衷心的感谢和敬佩。

因此，现在我们了解到伊朗和伊拉克政府对第598(1987)号决议的观点。这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议要求伊朗和伊拉克双方都停火。它还适当地注意到伊朗和伊拉克双方合情合理的关切和埋怨。 它还正确地规定，如果不遵守决议，就将采取必要的执行措施。安理会保证决议得到遵守的决心必须坚定不移。我们现在必须决定的是安理会是否应该立即实行武器禁运。

伊朗本周的所作所为使人难以相信它打算执行决议。星期一发生的两次无端的导弹和地雷进攻足以说明伊朗的真实用心。昨天，伊朗总统在本讲坛的发言又一次证实了这一点。他把安理会形容成“颁发没有价值的无效命令的造纸厂”。他要全世界人民都得出“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用暴力”这样的结论。(A/42/PV. 6, 英文本57页)

因此，联合王国认为有必要从现在开始就根据第598(1987)号决议的预见，制定下一步措施。第一步应该是武器禁运，阻止武器流向那些无视联合国、继续延长冲突的国家。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来证明安理会即不是没有价值的，也不是无效的，它将维护自己的权力。

我们英国将毫不犹豫地在国内采取我们判断为必要的步骤。今天我可以宣布我们已决定关闭设在伦敦的“伊朗军需品采购处”。对我们来说，对“微风”玩世不恭的袭击是救不了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整个联合国都应从伊朗本周的言行中汲取同样教训。

海湾冲突危在旦夕。但是它并不是对世界和平的唯一威胁。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冲突已经拖延了数十年之久。 目前的僵局并非解决办法，也不是什么神丹妙药。远非如此，现在的局势还十分动荡。在被占领领土上苦难和镇压仍然存在，就以色列本身而言，巴勒斯坦人增长迅速。已有两代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生活在战争和不

安全的阴影下。然而，迟早都要达成的解决办法的基础是显而易见的：以色列生存的权和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

目前各国都已同意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个国际会议的主张。联合王国也深信其必要。国际会议可提供谈判的基础。它即不是诡计也不是圈套。它不会把解决办法强加于人，也没有否决双方已达成的协议的权利。任何抱有善意心的人都不必害怕它。

此外，国际社会也不能忽略黎巴嫩。在那里联合国临时部队需要得到全力支助。黎巴嫩人必须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切外来武装力量都必须撤离黎巴嫩的国际边界必须得到尊重。

有许许多多无辜受难者卷入在这些冲突中，他们包括人质，其中还有我们国家的公民。

我们在保护自己，反对恐怖主义方面颇有经验。我们的立场是明确和不可动摇的。我们决不同恐怖分子作任何交易。这是唯一明智的政策。一国政府所作的任何肮脏交易，所付的每一笔赎金都将鼓励恐怖主义分子的活动，增加对我们所有公民的威胁。

我向那些持有英国人质的人宣告：我们决不会向你们的讹诈屈服。你们什么都别想得到。你们只会使你们的事业声誉扫地。请立即释放人质。我敦促那些对劫持人质的人有影响的人也采取同样态度。我代表所有国家的人质敦请本大会向他们传送这一明白的紧急信息。

另一个急需国际社会共同作出反应的问题是：从来没有离开联合国议程的而且理应载入议程的南部非洲问题。虽然南非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有种族偏见的国家，但是在以规章制度确立白人统治其它人种方面，它却是独自一家。种族隔离在道义上是不能容忍的，站不住脚的和非人性的。事实上还不仅如此：奉行这一制度的人本身将会自取灭亡。所有历史教训都这样告诫我们。种族隔离滋生不满情绪，暴力

和革命。我们理解黑人中存在的强烈不满情绪。整整一代人都已长大成人而纳尔逊·曼德拉至今还身系牢狱。想到这事，谁不会为之感动？

然而，建立一个繁荣、稳定和公正的南非并不能靠暴力，那是一条通往毁坏、绝望和死亡的道路。那些统治南非的人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悔之恐晚。有迹象表明，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已认识到这一点，然而改革至今进展缓慢，而且有限。定时炸弹已放好，时钟哒哒地走，必须马上取出它的引信，否则悔之已晚。

我们都怀有一个共同目标：尽快地消灭种族歧视。国际社会如何才能让南非走上正道？答案不可能是进一步采取措施，而那些措施只会使白人团结起来反对整个世界，因而拖住改革的步伐，延长种族隔离的寿命，伤害我们希望帮助的人们。但是，我们必须坚持对南非的统治者施加道义上的压力。决不容许他们维持现况。我们必须使他们相信，只有同其它种族的领导人进行真正的对话并全面实行改革，才能取得和平与安全。我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当然，种族隔离并不仅仅危害南非一国：它同时也破坏南非邻国的稳定。联合国王国率先帮助前线国家。对它们中的一些国家我们在训练和装备军队方面提供实际援助，确保他们交通联系的安全；对其它的国家我们给予广泛的援助，帮助制定备选交通系统并承担训练和装备的费用。我们在过去五年中向南部非洲国家合作会议（SADC）一共提供了十多亿美元的援助。没有几个在座的国家可与之相比。

南非可谓世界上最糟的种族偏见的典型。可是世界上没几个地方可以摆脱种族、宗教和语言上的纠纷。这类纠纷不一定是解决不了的。欧洲共同体是一个历史范例，它极其成功地证明在战乱分裂的废墟上可以出现共同的价值标准和理想。现任共同体主席的丹麦外交大臣昨天的发言就雄辩地证明我们正在争取实现“日益紧密的联合”。

在斯里兰卡已经出现了也许有希望结束种族冲突的迹象。贾亚瓦德纳总统和甘地先生之间的协议是朝前迈出的果敢的一步。上个月斯里兰卡总统不幸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这表明那些为达成这样一项协议而努力的人面临着各种危险。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勇气。现在大家都必须为协议继续顺利得以执行而努力。

在塞浦路斯也一样：我们支持秘书长为双方达成和解所作出的努力。联合王国知道，必须作出一些棘手的决定。我们呼吁双方表现出必要的勇气。

在朝鲜，联合王国密切注视着南北双方最近重新展开对话所采取的步骤。我们支持旨在缓和这一处于分裂状态的半岛上的紧张局势的各种步骤。我们希望朝鲜人民很快就能够在这里有自己的代表席位。

所有这些政治问题要求联合国加以紧急注意，直接影响到这么多会员国的经济方面的问题也要求联合国加以注意。

在这个讲台上的许多发言都着重谈到一项经济负担，即债务的循环问题。最近联合王国在这里提出了一项倡议，旨在帮助最穷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建设自己的经济。也就是把援助贷款转变为无偿援助；以更长的宽限期重新安排官方贷款的偿还时间，并减低官方贷款的利率。我们已经在这个区域勾销了总数达2亿4千4百万英镑的援助债务。

然而，虽然我们作出了种种努力，但这个世界依然遭受困扰，一方面是商品供过于求，另一方面则是饥荒不断。在工业国家里，我们补贴农民去生产无人需要的粮食并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在发展中国家里，即便有补贴的话，也是为消费者提供的，而价格控制又使农民失去了提高生产的刺激因素。这样，农民放弃耕种到城里找工作——政府不得不从国外购买农民本来可以生产的粮食。全世界付出的代价和造成的浪费是巨大的。

农业改革的艰巨和紧迫任务在于重新创造市场刺激因素，并逐步地消除全世界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每当各国聚集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粮食问题必须列入议程。在联合王国急切盼望的将于下月在温哥华举行的重要的英联邦首脑会议上，我们也将着重考虑这个问题。

在欧洲，四十年来我们已经表明，历史造成的分裂可以通过完全和平的方式、政治合作和经济一体化来弥合。我们欧洲人从付出的代价中得到了教训，不管什么问题，军事力量很少会带来持久解决办法的；只有当其它手段都已失效的时候，才能最后诉诸武力。

中美洲也正是这样的情况。在那里，也只有各国人民自由和民主地表达意愿和赞同的情况下通过和平的解决办法，才能够保证长期的安全。因此，我们欢迎中美洲五国总统八月份在危地马拉签署的协议。我们祝愿该协议获得成功。

南大西洋地区也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将继续寻求各种方法来恢复同阿根廷之间的更为正常的关系，并支持福克兰岛民的自决权利。

这一普遍真理也适用于亚洲，特别是阿富汗。在苏联占领的八年期间，几万人被杀死，五百万难民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这就是对苏联政策的有力控诉，也是巴基斯坦光荣承受的沉重负担。

但是，今天的苏联并不是当年侵略阿富汗的苏联。戈尔巴乔夫先生自上台以来已经作出了卓著的努力，进行改革和调整，并且对外开放。我们已经公开对此表示赞扬，我们向他表示良好的祝愿。我们相信，一个更繁荣和更有效率的苏联将使这个世界更容易同它相处，也会让其公民更容易在那里生存。

我相信，戈尔巴乔夫先生知道他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来进行其改革方案。我看到了一种真正的愿望：也就是寻求结束在阿富汗的战争，并且从已经有许多人葬身的峡谷磐石中撤出苏联士兵。当然，这并非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但是，倘若要使开放和调整对苏联的对外和对内政策产生应有的作用，苏联领导人就必须在思想上有必要的飞跃。

苏联可以理智地谋求避免不稳定或对其边界安全的威胁。但是，苏联必须承认，只有当阿富汗建立一个真正得到阿富汗人民充分信任的政府，这时候阿富汗才能够稳定。苏联必须解决棘手的问题：苏联必须撤出自己的军队，让阿富汗人民决定自己的未来。

然而，我们在无数冲突的阴影之下再次开会。但是，这种阴影并不是吹不散的。上个星期美苏两国外长宣布的军备管制协定对某些人来说希望的灯塔，他们在超级大国之间的更广泛合作和相互信任之中看到了缓和世界动乱局势的关键所在，因为人们的希望必定是，一旦达成一项中程核力量（中导）条约，所带来的利益远不只是协定本身。事实一向很清楚，军备管制本身无法发挥平稳处理和维持东西方关系的作用。实际上，近年来表明，如果东西方关系冷淡，军备谈判要取得进展是何等的艰难。

但是，这些情况总是两方面的。一项中程核力量协定第一次涉及了双方的核武库，第一次规定严格的核查措施，这样的协定将大大地提高相互的信任，而如果没有相互信任，东西方关系就不可能取得重大进展。

我们并非突然到达某个福地，但是一项中程核力量协定对军备管制这一经常处于冷淡和迟缓状态的进程无疑是一个刺激因素。此后的优先项目是超级大国的战略武库削减百分之五十，全世界范围内禁止化学武器，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消除常规武器的不平衡。这些任务是复杂、艰巨的，并将以最大限度考验双方谈判者的才干、耐性和毅力。

但是，一项中程核力量协定将开始融化多年来结成的不信任的冰柱。当然在融化过程中也将漂移出一些危险的冰块和浮冰，我们大家都必须小心地航行。

关键是建立更大的信任。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苏联真正地努力合作来解决世界上的区域紧张局势，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苏联人在谋求民族利益之前先解决这些紧张局势，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苏联发展一个更加公正、自由和人道的社会，那么我认为，我们将看到东西方之间建立更大的信任。

我并非不乐观。 五大国在安全理事会第 598 (1987) 号决议上的合作也许是情况好转的迹象； 在过去的一年里，苏联在人权方面已经取得了真正进展，当然还要走很长的路。

我们这一方面已经为建立东西方对话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联合王国首相和我本人三月份访问了莫斯科，这是一次深刻交换宝贵意见的不寻常的机会。 这种做法将得以继续。

我在发言一开始就谈到希望的时刻。 中程核力量协定以及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先生之间即将举行的首脑会议的确带来了希望。 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希望，这束依然很微弱的光线将大放光芒，驱散恐惧和不信任的阴影，直到最后在这个世界上消除恐惧和不信任。

在大会第一届会议在伦敦开幕的时候，当时的联合王国首相克莱门特·艾特利描述了创立联合国的基本思想。 他说，

“各国认识到，如果不合作去争取和平，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安全”。

这依然是最基本的事实。 我们也是因此而聚集在这里的。

下午 12 点 50 分散会